

TENGPING

藤萍
著



情锁

QingSuo
SuoQinJuan

锁妖卷

言情武侠天后惊世成名作
侠情经典收藏传奇

人、鬼、神三界，数不尽的纤媚风流，
道不完的扣人心弦！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21

鎖琴卷



言情武俠天后驚世成名作，
俠情經典收藏傳奇。
熱血江湖，刀光劍影，蕩人心魄；
俠骨丹心，刻骨柔情，纏綿悱惻。
人、鬼、神三界，數不尽的纖媚風流，
道不完的扣人心弦！

滕萍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锁琴卷/藤萍著

-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12.9

ISBN 978-7-5391-8106-6

I. ①锁… II. ①藤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5149号

锁琴卷

藤萍 / 著

总 策 划 吴丹杨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特约编辑 李华丽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mm × 1270mm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89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8106-6

定 价 16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2—7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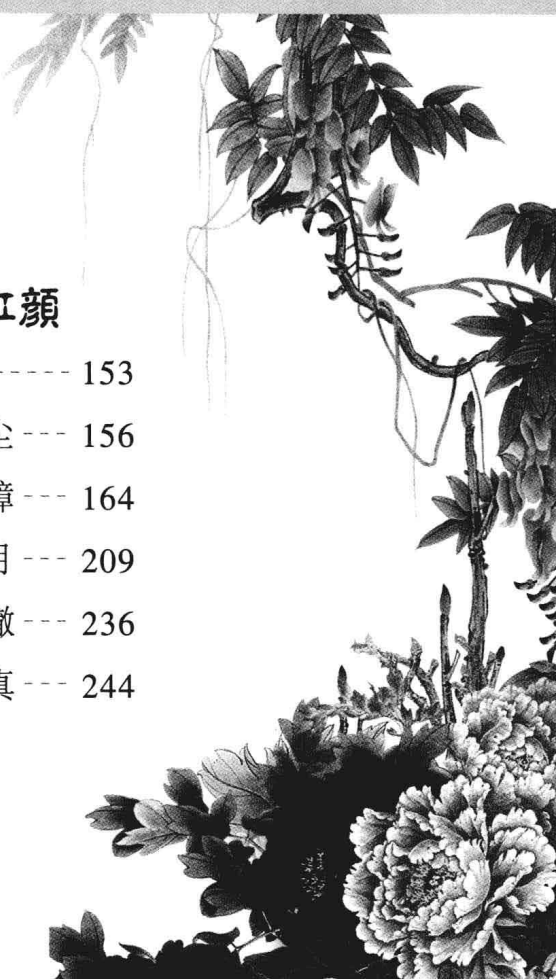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鎖琴卷

CONTENTS

目录

卷一	傾城之禍	
楔子	-----	001
第一章	千凰樓主 ---	004
第二章	鎖心奪命 ---	013
第三章	禍起蕭牆 ---	030
第四章	內憂外患 ---	038
第五章	大局為重 ---	042
第六章	舍身擋災 ---	056
第七章	巧計回天 ---	081
第八章	身世之謎 ---	088
第九章	助兄脫困 ---	124
第十章	詐死成真 ---	145



卷二 天妒紅顏

楔子 ----- 153

第一章 再入红尘 --- 156

第二章 绝地情障 --- 164

第三章 镜花水月 --- 209

第四章 莫蹈前辙 --- 236

第五章 美梦成真 --- 244



楔子

悬崖——

他目光如梦，纵使身在半空，仍不减他天生绝美的风采，目光如梦，令他看起来也如梦似幻。

“要幸福。”他看着哥哥和她，轻轻地道。

她拼命摇头，“不要——”

她还未说完，他闭上眼睛，突然又睁开，“要幸福！”他看着她，清清楚楚地道。

“不要！”她尖叫一声，“不要不要，苍天，你不能太残忍——”

他一把挥开了牵系住自己生命的手——这也许是他今

生使出的最大的力气，像是一挥手斩断红尘的牵挂，又似一挥手抛去万丈的尘烟，他一挥手，挣开了他与这个世界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触点！指——掌——相错——

手指顺着手指滑落——

自手背——而手指——而指尖——

指尖相触——

终于——触点分开了。

而他一脸微笑，笑得如此温馨而满足，让他整个人都发着光。

衣袂激扬。

那一瞬仿佛整个世界惊恐得没有了声息，又仿佛已掠过了千万年。

在他们睁大的眼中，他缓缓沉了下去，坠成消失在风中的白点，连声音也没有留下。

没有痕迹——空中没有痕迹，任谁也看不出它刚刚吞噬了一条生命，任谁也不能证明，曾有这样一个人，他曾这样真实地存在过，生活过，爱过——

一颗眼泪，随着他跌下了万丈悬崖，没有痕迹，无声无息。

风很大。吹起他们的衣袂，但触不到他们的心。

在那一刹那，谁都觉得胸口空空荡荡，仿佛心也随着他跌下了山崖，碎成了没有知觉的千万片。

她用寂静如死的声音慢慢地道：“要幸福？”她像在说着一个奇怪的笑话，眼里尽是一些奇怪的神色，又慢慢地道，“我们应该上去了，这里很冷。”

“这里很冷，”她无意识地一遍又一遍地道，“这里很冷，很冷，很冷——”

他并没有感到多么痛苦，因为再痛也痛不过他挥手那一刹那的痛——在那一瞬间，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是爱着她的！

没有理由地爱着，也许，已经爱了很久很久了——

但正因为爱了，所以他才要逃。上天也好，入地也罢，生也好，死也罢，他若仍在，便会造成三个人的痛。不如归去！不如归去！他宁愿成全、宁愿死，不愿她受伤、不愿哥哥受伤——那一挥手，是将自己与自己的爱一起断送！那一挥手的痛，是超越死亡的痛啊！

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能活下来——

第一章 千凰楼主

“七公子，七公子饶命，七公子——我梅山为你做牛做马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七公子——”一串凄厉的长嚎延绵不绝地自远处传来，叫声在整个五凤阁内四处回响。

“你为我做牛做马这么多年，便私吞了千凰楼的银子这么多年，梅山啊梅山，你还想我怎样对你？”五凤阁数进重门之后，一个柔软而低弱的语音慢慢地道，接着一阵轻喘，那声音才又道，“废了他的武功，让他行乞二十年，否则，”他的声音气虚而无力，像一缕幽魂在夜里滑过，“——死——”

五凤阁的正殿立着几个蓝袍劲装的中年人，闻言之后，左首的一位微微躬身，沉声应道：“尊公子令。”他站直身

子之前身体似是晃动了一下，但倏忽之间，人已消失。如此身手，竟甘为人奴仆，这更让人好奇重门深处那位是什么人物。从蓝衣人的言语神态看来，他们极其尊敬这位“七公子”，尊敬得近乎崇拜。

千鳳樓是本本分分做生意的珠宝行，藏品之珍，可谓天下无双，但千鳳樓出名的不是价值连城的珠宝，而是千鳳樓的主事，“一尊”肖肃，“二威”单折，“三台”、“四殿”、“五阁”、“六院”、“七公子”。“一尊”和“二威”是十年前江湖闻名的独脚大盗，收山之后创千鳳樓，此时早已隐世。他们的奇行怪癖，依旧为江湖中人津津乐道。“一尊”好劫珠宝，经他过手的珍宝不知凡几，而“二威”则无所不劫，兴之所至，随兴而劫，他劫过最有名的一件“物事”，便是“七公子”。“三台”、“四殿”、“五阁”、“六院”是千鳳樓各分楼主事，这十八人来历个个不同，皆曾是江湖显赫一时的人物，不知为何，竟居于这个充满铜臭的商行，并且似乎心甘情愿。但“千鳳樓”最有名的，是目前的主事——七公子秦倦。他是单折自路上劫来的一项“赃物”，那一年，秦倦十一岁，经此一劫，便已名扬天下，原因无他——单折所劫，必是极品，之所

以会劫秦倦，便是因为秦倦正是人间极品。

此非美名，而是令人讪笑之名。但秦倦却以另一项才能再度名扬天下，令江湖为之敬仰畏惧，那便是他的理事之能。七年前江湖有一伙“蓝衫十三杀”，收钱杀人，武功绝伦，且不入黑白两道，但与秦倦一夕长谈之后，竟入了千凰楼，为秦倦所用，那一年，秦倦十四岁。他十五岁掌管千凰楼，十六岁时千凰楼名列天下第一宝斋，为江湖第一富。十年间千凰楼树大招风，经历大事小事风波无数，但只要“七公子”几句话，顷刻便能风平浪静。江湖由敬而畏，由畏生尊崇之心，“凡有疑难事，先找七公子”成了惯例。

七公子之能，已传成了一种神话。

五凤阁数重门户后，是一间静室，软榻一具，矮几一只，此外别无他物。

静室中药香袅然。

雪白的床榻，白纱为幔，白玉为钩，轻软如梦。

榻上半倚半卧着一个白衣人，容颜风姿像清风白玉一般，清灵秀雅到了极处，像一不留神便会生化去的微雪，清湛而苍白。他低垂着眼，唇角似笑非笑，但唇色苍白，

令他看起来带足了七分病态，眉间略显了几分困倦之色。

“公子？”榻边一个青衣小童小心翼翼地唤道，他是秦倦的贴身侍童，服侍了秦倦五年了，叫做书砚，“你累了吗？我让三阁主他们明日再来，好吗？”书砚自是最清楚不过自家公子的身子荏弱，真真是风吹得倒，偏生又才智纵横，劳碌不已。

“明天还有明天的事——”秦倦闭上了眼睛，言语之间是十分的不经心，“他们——也等了我许久了，叫他们进来——”他的语音低柔，少了一股生气。

书砚不敢拂逆他的意思，轻轻退了出去。



葛金戈已不是第一次见七公子了，但每次踏入五凤阁，依旧敬畏得手脚生寒。那股药香，那个坐在烟气里床幔中的人，那个低柔无力的声音，总有着一种莫名的震慑力。那种洞悉一切的大智慧，精湛的分析指点，全部具有令人信服的魄力，七公子不是任何言语可以形容的。

跨过天凤居，进入凤台，葛金戈有些神思恍惚。忆起

第一次入千鳳樓，是为了一颗名为“红玉”的珍珠。那时他还不是千鳳樓紅間閣的閣主，而是九龍寨占江為王的寨主，吃盡九龍一條江，當時他與人打賭，立誓要得到那颗举世罕有的红珍珠。只一时兴起，便夜入千鳳樓，一入千鳳樓，便看到了七公子。

那时秦倦十八岁。

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美男子，一见之下，呆了一呆；但立刻便看到了秦倦手上的珍珠——红珍珠。

那时灯火蒙淡，秦倦以一柄银勺舀着那颗红珍珠在灯下细细地瞧，灯火晕黄，珠光流动，人美如玉，此情此景，令人几疑入梦。

便在这时，秦倦用他低柔的语音慢慢地问：“葛金戈？”

葛金戈猝然升起警觉，“你是谁？”

秦倦似是瞧不清那珍珠，把银勺缓缓向灯火移近，边用不经心不在意的语调道：“葛金戈，九龍寨寨主，与江北河坝帮作赌，一颗红玉换一帮。你得了红玉，吞并河坝帮；不得红玉，便把九龍寨双手奉送。”他像在自言自语，又像在背诵，漫不经心地说着，“你好大的豪气。”

葛金戈有些骇然，这样病恹恹的一个公子哥，对他竟了如指掌，不禁冷哼一声：“千鳳樓偌大名气，区区一颗红玉不过九牛一毛，我既已来了，便不会空手回去。莫忘了你们千鳳樓的东西，可也不是干干净净买来的。”

秦倦充耳不闻，依旧细细地看那珠，边低柔地问：“你有兄弟吗？”

葛金戈一呆，豪气顿生，“自然有，九龙寨二百三十三名兄弟，血脉相通。”

秦倦又低低地问：“你有母亲吗？”

葛金戈怒火上扬，“谁没有母亲？谁不是父母生养的？你脑袋有病吗？亏你生得人模人样——”他突然呆了，定睛看着秦倦，整个人像被抽干了血。

秦倦依旧一脸漫不经心——漫不经心地把银勺移到了烛火上，珠本是易碎之物，如何经得起火炙？火光一闪，红珍珠已发白发黑，千万价值化为乌有，连石头都不如了。

在那一瞬之间，葛金戈突然想通了许多他从未想过的问题——他自恃武功高强，从未想过会失手，万一九龙寨这占江为王之事像今日这般出现意外，那该如何是好？他自以为夺珠之事轻而易举，不惜以寨作赌，如今事败，他

该如何对兄弟交代？他如此自大轻率，怎对得起二百三十三名倾信他的兄弟？他算是真的为兄弟着想吗？他真的把他们当兄弟吗？秦倦一问，问得他惭愧得无地自容。他闯荡江湖，做的是强抢豪夺的勾当，刀头舔血，这可是人人希望的生活？他有母亲，母亲孤身一人仍在他出生的小山村里过活；他没有一份安稳的生活来奉养母亲，他也从未替母亲想过，这样，算是对得起母亲吗？秦倦二问，直刺他十多年来连想也未想过的世故，到底要如何做才对兄弟、对母亲最好？

就是这样，七公子三句话，江湖少了九龙寨，千凰楼多了红间阁。三年来，葛金戈奉养母亲，娶了一房媳妇，日子过得和乐融融；而手下一千兄弟花的是安心钱，也人人笑容满面。这样简单的幸福，是以前连想也没想过的，而这种幸福，却是七公子给的。

葛金戈永远感激。

回过神来，他已跨入了凤居，他知道七公子人在里面。

室内永远的药香袅袅，烟气缭绕，永远的床幔低垂，他往往看不清七公子的容色，连神色都分辨不出，只听得到那同样音调的声音。

“三阁主吗？”秦倦的声音向来底气不足。

“是。”葛金戈定了定神，“今年珍珠行的情形全都不好，但本楼经营尚可，结余下来十三万八千两银子，其中十三万两依公子嘱托给了本楼下设的永春药堂以供赠药之需。五千两用于装点门面，还余三千两交与总阁。不知公子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你去总阁领一万两银子分与阁下兄弟，作为年资。”秦倦的声音听来毫无气力，“少林觉慧大师要寻一种性冷珍珠合药，你查查红间阁里有没有，若有，就给他送去。”

“是。”葛金戈知七公子交游广阔，这种事甚是寻常。

“还有——”秦倦语音极低，“你阁里的杨万封——我要你留意小心。”

葛金戈心头一凛，“是。”

书砚这时站到了床边，眉头深蹙。

“你——”床幔里话音一顿，微微喘息之声传来。

“公子！”书砚一跺脚，“该死！”他狠狠瞪了葛金戈一眼，挑开床幔，扶秦倦坐起来。

葛金戈心头一凉，惊惶担忧到了极处，反倒怔在那里。

只见秦倦右手按着心口，眉头微蹙，脸色灰白，但神

色尚好；他摇头拒绝书砚递给他的药，看了葛金戈一眼，神色之间依旧那般漫不经心，“你回去之后，告诉铁木阁，近来千凰楼正逢多事之秋，要他为楼中各阁的安全多多留意。”

葛金戈看着他苍白若死的脸色，忍不住道：“还请公子为千凰楼保重。”

秦倦笑笑。

葛金戈退下，不知怎的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头，总觉得秦倦那笑，笑得很有几分凄凉的意味。